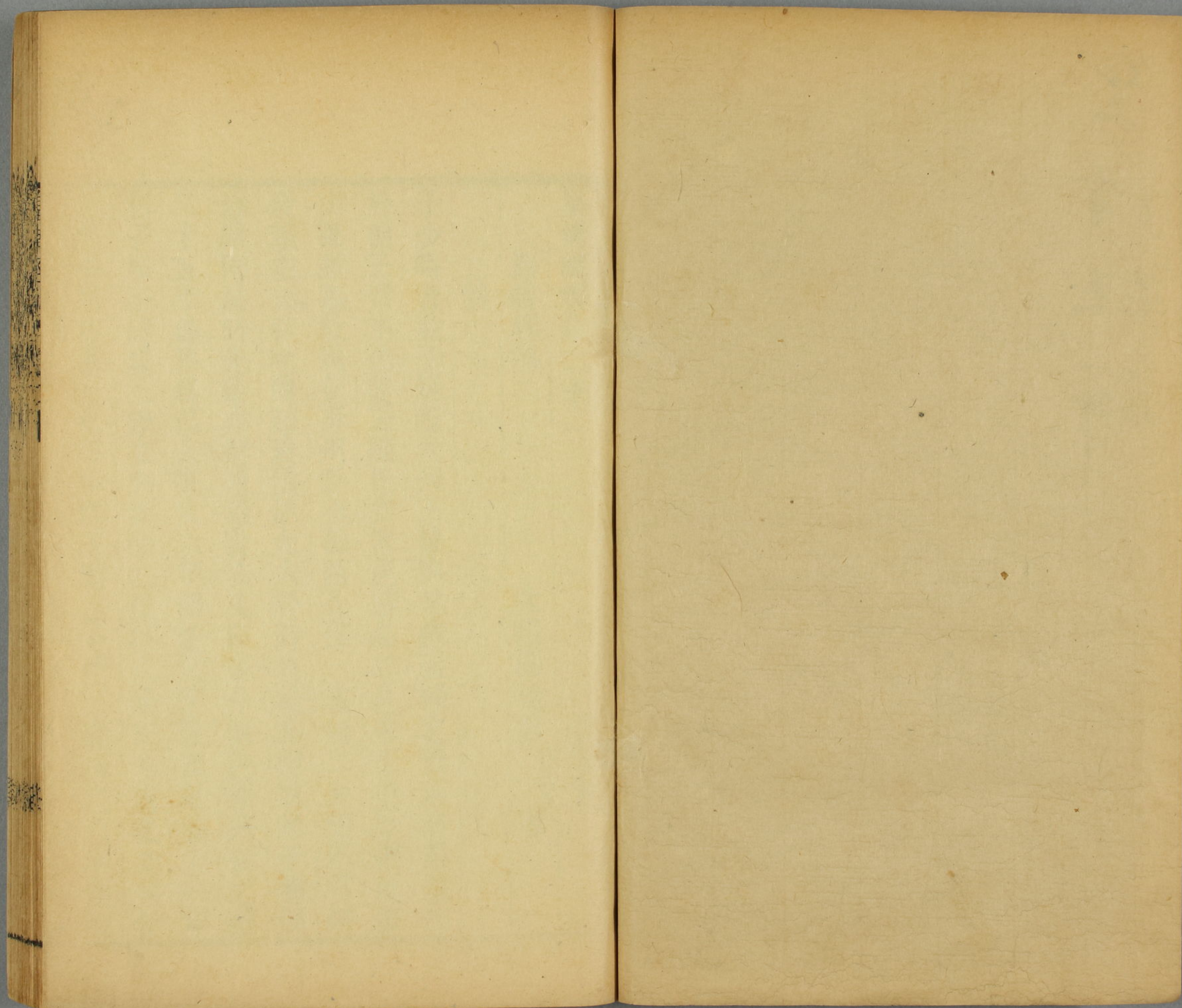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卷二十

學海堂

四書釋地

太原閻徵君 若璩 著

蓋

子少時習孟子疑蓋大夫王驩與兄戴蓋祿之蓋同音集註却
 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二邑宋王伯厚謂漢泰
 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僅一處無二地頗不可解
 後讀左氏春秋傳趙衰爲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軫子趙同
 爲原同於時先穀亦稱原穀唐孔氏曰蓋分原邑而共食之僖
 二十五年狐溱爲溫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成十一年
 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食
 一邑者因悟蓋一也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卿

仁
478
5

所錄文
有拘邪

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一
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羸

余嘗愛京山郝氏解孟子爲行三年之喪但以誤認邑名遂不合禮制以知地理益宜究既成辨一篇越三年覺其不安復成一篇幸學問之日新也並存之今錄於此曰或問孟子歸葬於魯時未幾也充虞治木言前日耳輒反於齊豈不終喪而遂復爲齊卿乎按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眾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則明日往拜喪則孝子不忍遽死其親故贈襚之賜拜於葬後孟子奉母仕于齊母卒王以卿禮含襚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賜也其止於羸何也禮衰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

境上爲壇位成禮於羸畢將遂反也解者不悉謂孟子勸人行三年喪而身違之又萬章之徒修文不善可謂逐臭李觀左袒臧倉者矣余考或問及解者二段俱出郎瑛七修類稿亦能疑人所未疑者而特不能辨釋郝氏從而辨釋之可爲精矣少錯解止於羸句羸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羸杜註云羸今泰山羸縣案羸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尙三百餘里安有拜君賜於三百餘里之外者乎且衰經不入公門未聞不入國門也爲壇位而哭乃出亡禮非喪者所用蓋孟子母歿於齊及奉喪來歸皆哀戚匆遽無暇可語惟至往齊拜賜舍於逆旅始得以一論匠事耳以論匠事於止羸日故繫止於羸亦猶與公孫丑論不受祿於居休日故

繫以居休豈必別有義在乎禮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孟子居母喪正齊衰故猶答充虞以言而但不先發言於人耳夫一唯一對猶致謹不失如此曾謂孟子奪喪復仕若當時莫之行者一輩所爲哉亦太誣矣郝氏之亟正也固宜又曰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其說亦有徵乎余曰徵之劉向列女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卽歿於齊也然則旣歿而葬宜終喪於家曷爲而遽反於齊余曰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卿耳非遽也果爾何以爲前日解余曰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

也夫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其未游齊之日猶目之爲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目以前日邪或訝曰充虞蓄一疑於心至三年一發之與余曰此尤足以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誠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爾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爲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追用慟絕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反喋喋邪見顧出孝文下邪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爲得其實也或又訝曰向所稱郝氏之解非與曰非也曷徵

乎爾曰徵之於儀禮士喪禮云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眾賓不拜棺中之賜註謂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歎粥矣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已也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註謂拜君命拜眾賓及有故行所乘也然則當孟子母歿於齊必赴於王王使人弔與成服後往謝之所謂乘惡車者是王使人襚與則所謂棺中之賜不施已者禮明云不拜況葬後邪郝氏之誤解可足據邪總之孟子拜君命非拜君賜拜亦於殯後非葬後皆不出齊都城之事上文莊濬家禮儀節有云世俗親友來弔其孝子必具衰經躬造其門謂之謝孝使居喪者纍然衰經奔走道塗信宿旅次甚至浹旬彌月考之古禮無有也夫文莊謂無有而孟子反有之邪嗚呼喪禮至近代廢闕不講甚矣宜郝氏之說紛紛也

雪宮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解者謂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因誇其禮遇之隆賢者指孟子與上文梁惠王賢者指人君言不同果爾孟子當正色而對以明不屑安得含糊曰有而卽引之與民同也觀子思聞繆公友士之言不悅漢章帝祀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僖尙能爲斯言況巖巖之孟子邪賢者仍指人君言元和郡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卽齊故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

齊侯見晏子於雪宮

今晏子春秋無此語

然則先孟子雪宮又爲晏嬰館

舍邪蓋齊離宮之名游觀勝迹宜延見孟子於其地非就見之謂益信地理宜究又思管晏孟子羞稱茲以與民樂忽詳及晏子對景公一段故實蓋亦以此地曾爲先齊君臣共游觀以近事爲鑒則言易入此又須會於言外非拘儒所知

石門

地志之書宋人漸多傳會不似唐所以朱子註四書傳詩每僅云邑名地名不詳其所在卽有庠已云今道州鼻亭又云未知是否蓋其慎也然亦畢竟屬討便宜其實地有鑿然指實有助於經學不小者子路宿於石門是也或曰石門齊地隱公三年齊鄭會處卽此非也讀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

二門名石門案論語子路宿於石門註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因悟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甫抵城而門已闔只得宿於外之郭門次日晨興伺門入掌啟門者訝其太蚤曰汝何從來乎若城門旣大啟後往來如織焉得盡執人而問之此可想見一自孔氏言自孔氏處來也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之問爲孔某此可想見二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分明是孔子正栖栖皇皇歷聘於外若已息駕乎洙泗之上不必作是語此可想見三總從魯郭門三字悟出情蹤誰謂地理不有助於經學與

闕里

家語顏繇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朱

子引入集註作孔子始教而受學焉削去闕里字面問讀集註者何以削去闕里字而人都不知余曰此朱子所以爲精於地理也孔子時無闕里之名闕里首僅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稱之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或曰有徵乎余曰一徵於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一徵於史晨饗孔廟後碑以今日拜闕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踞旣至升堂爾時闕尙存尙可得其名里之由若後代迹旣湮闕里志者有一能知者否曾告之朱彝尊錫鬯錫鬯爲躍然顧氏肇域記於曲阜縣則引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謂已有闕之名不知此自魯兩觀魯象魏在雉門之旁者春秋所謂雉門及兩觀災是也豈孔子士庶而敢居於外朝之地哉比而同之誤矣讀集註者要須心知其意於此益悟家語果王肅私定以難鄭元而非朱子所恨不見之古文家語何則古文家語那得有闕里字而有之應出王肅手豈非知其意者由於論其世也哉朱子削而存之有以夫

武城

曾子居武城卽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旣滅與越鄰越王句踐嘗徙沿琅邪起館臺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入寇而後至武城邪講義爲是說者總緣朱子集註不詳及地理耳然考魯哀十三年吳會於黃池越亦會遣舟師浮海入淮

以邀之由吳之壤隔絕也今越既并吳商魯之間可以惟兵橫行寇之興也何嘗之有余因又悟春秋四書穀而一書小穀者別於穀也明其爲管仲之邑也史記加南於武城上者別於魯之北有東武城也明曾子之爲費邑人也古人於地理無所苟而已矣

泰山北海

禹貢海岱惟青州故蘇秦說齊宣王齊南有太山北有渤海司馬遷言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降至漢景帝猶置北海郡于營陵營陵舊營丘地左傳云君處北海是也高帝置泰山郡領博縣縣有泰山廟岱在其西北禮記云齊人將有事泰山是也以知挾太山以超北海皆取齊境內之地設譬耳

淇河西

王豹處淇河西善謳集註略不及趙氏註之詳明當采入註曰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

漯滄浪

集註漯水名亦不核當云漯者河之枝流也出東郡東武陽東北至于千乘入海不然止云水名安知非漢地理志高唐之漯水乎集註滄浪水名殊非蓋地名也當云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曰滄浪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云善乎宋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單舉者若漢若濟之類

是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是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者是滄浪之水四字成文未可直曰滄浪似預爲朱子正其譌誤者

南陽

左傳晉於是始啟南陽杜註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卽今太行山之南河內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註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

公羊傳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註南陽齊下邑

華嶽

中庸華山名嶽亦山名蓋舉二山下故對以二水在禹貢名岍

在國語名西吳管子書作西虞在前漢志名吳山後漢志名吳嶽山實一山也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皆並配對舉則中庸可知矣

海濱

孟子濱字未註濱水涯也古者海之濱便爲政令所不及故舜竊父處於此伯夷太公辟紂居於此因悟執之而已矣卽尙書盡執拘以歸于周之執非指法言下文竊字原從執字出

水滸

孟子大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云山而不及水詩詠古公辟狄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云水而不及山太史公生當後合而作周本紀曰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將自邠

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敘次如畫然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之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則詩水字又與漆沮無干似益精確矣

莘

耕於有莘之野集註莘國名未指其所在余謂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亳今商丘縣穀熟鎮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太姒所產之莘國則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遙遠矣

匡

禮記檀弓疏曰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為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為陽虎因圍欲殺之與漢包咸註同足解孔子世家顏刻為僕以策指匡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一段不明處匡地名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一十五里有匡城

汶沂

曾氏曰汶有徐州之汶有青州之汶余謂沂亦有徐州之沂有青

州之沂

周禮青州其浸沂此用周禮

論語在汶浴沂皆指徐州言以魯事也汶

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與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

即今東鎮沂山

至安丘入維者別沂出魯魯縣尼丘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于泗水與出泰山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杜預所謂大沂水者別

畫

畫當作畫不待言齊西南近邑集註本趙氏及劉熙來但括地

志以畫卽戟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一南一北殊判然余謂孟子去齊歸鄒鄒實在齊之西南上云南者是又因怙樂毅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人則爾時齊都城西南隅無敢有闕出者矣

封疆之界

漢地理志言齊初封地曷鹵寡人民廼勸業通商而人物始輒湊先發端曰古者有分土亡分民顏注無分人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最是所以傾崑之詩逝將去女論語之書疆負而至若至七國便不然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則當時封疆之界固以域其民矣君子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云

東山

集註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蓋疑辭朱子生平足未至曲阜故作此言其實曲阜縣東二十里有防山孔子父母合葬處世家所謂防山在魯東絕不高也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指此疑近是

任

任國名大皞之後風姓漢爲任城縣後漢爲任城國今濟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十里宜屋廬子明日卽可往問禮稱幸我無宿問連不誠有子之風哉

宋滅滕

漢地理志滕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杜氏釋例文王子錯叔繡之後十七世至宣公始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

之水經注並同竹書紀年於越滅滕惟戰國策作宋滅而綱鑑繫之赧王二十九年乙亥上距孟子勸行仁政甚遠集註於宋初王時卽曰嘗滅滕無乃驟與只當曰宋君偃立十一年自稱王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云

齊滅薛

余向主孟子之滕與文公言當在赧王元二間丁未戊申爾時薛滅已久非至是齊始取其地而城之也或訝曰曷徵乎爾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並云湣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實通鑑顯王四十八年事薛不滅無由以薛封靖郭君嬰不封無由薛城中有靖郭君冢此事理至易明者或曰柰滕文公恐何余曰薛滅已八九年齊方於此築城戰國策載靖郭君將

城薛矣以客海大魚之諫乃輟城薛何妨至是復欲城且將之爲辭事未定也孟獻城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文公焉得而不恐哉余獨考薛之祖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自茲受封歷商及周享國千九百年傳世六十四葉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而忽作庭堅之不祀先卜正而辱亡哀哉

轉附朝儻

趙註琅邪齊東南境上邑集註因之漢郊祀志作在齊東北非也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琅邪山山下有城卽其處余曾徧考轉附朝儻二山杳不知所在惟趙氏德南宋人有轉附附作鮒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妄意此二山當在海之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惟至海盡頭然後回轍循

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焉計其自齊都臨淄一千三百里抵於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琅邪凡二千四五百里以春秋之侯封而騁其雄心肆其遠略如此真從前所未有後惟秦始皇二十八年竝讀曰勃海以東往東也過黃今黃縣腫今福山縣窮成山在文登縣封禪書成山斗入海登之罘在福山縣蓋回鑾也南畱琅邪三月三十七年自琅邪北至榮成山正義曰即成山射巨魚之罘遂竝海西至平原津今平原縣漢武帝太始三年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司馬相如賦曰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正暗用秦皇之事或曰今青州爲齊地若萊州則萊子國登州則牟子國皆非齊有景固可以任其車轍馬跡所之乎余曰萊子城在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國已滅靈公十五年所

以晏子對景公言聊

今聊城縣攝今博平縣

以東姑尤以西姑大沽河尤

小沽河一出黃縣一出掖縣實齊之東界也指畫明析如是惟今寧海州文登縣尙屬牟子國要亦不過蕞爾附庸素服役於疆大者晏子所謂爲諸侯憂正指此等何難登其山而臨其海乎當東行也雖陸路亦可謂之從流上西旋也雖陸路又可謂之從流下景公之志不幾荒乎晏子是以諷而止焉前惟周穆王欲周行天下祭公謀父爲作祈招之詩故獲歿祇宮然僅保其身耳未聞有見之惠政播之聲詩如此其盛也雖季世之君臣烏可以不述而志哉

地方

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地方二千里趙肅侯曰趙地方三千里楚

威王曰地方五千里魏襄王曰地方千里韓昭侯曰地方千里燕文侯曰地方二千里雖未言秦然當惠王時地方自二千里加以范雎曰中山之地方五百里秦昭王曰孟嘗君之地方百里墨子曰宋方五百里共一萬八千里尙有二周魯衛鄒滕等未數中國之地不應如許其大則所謂方者非真方也若論語方六七十孟子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文王猶方百里起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周公封於魯爲方百里太公封於齊亦爲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則所謂方者乃真方雖然亦不必其形方以周初雒邑與鎬京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第取實有此方數耳

棠

春秋三棠邑一宋魯之界上隱公五年春矢魚于棠公羊稱爲邑是也今魚臺縣一楚邑伍奢長子尙爲棠君是也今六合縣一齊邑齊棠公之妻杜註棠公齊棠邑大夫不言所在余謂棠萊邑也後漢志北海卽墨縣有棠鄉齊靈公十五年滅萊邑故爲齊有後孟子爲發棠卽此是也今卽墨縣甘棠鄉

溫泉

曲阜亦有溫泉但在縣南七里流入于沂非沂水有溫泉也朱子祇緣足未親至傳會爲一然果其言信尤與上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之文相矛盾何則朱子蓋以韓昌黎李翱疑裸身川浴之非禮方註浴爲盥濯祓除義較長忽又接曰有溫泉焉

是仍以爲浴將青天之下白日之中點與童冠十餘人羣而浴乎抑將狂者獨浴也竊以時有伯子尙譏其同人道於牛馬後如阮籍至憎之比裸袒於被髮聖門高弟豈宜至此何讀集註者竟未聞一致疑邪大全辯載一說曰浴沂如後世上巳日迎流盥手略潔衣以除垢非裸浴也莫春卽莫春卽豳風春日載陽時蓋夏正也說堪羽翼朱子或問曰子於此亦有徵乎余曰沈約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亦以浴爲祓濯賈公彥疏周禮歲時祓除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何嘗定以浴爲澡身朱子之註殆莫可易云

莊嶽

炳燭齋隨筆曰引而置之莊嶽之間註云莊嶽齊街里名疏別無一語案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卽此莊也襄二十八年慶封反陳于嶽卽此嶽也蓋皆齊城內街里之名此繫經典正文疏家全不引之足見其疏余謂朱子言疏乃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書不似疏益爲信然

近刻日知錄並同

墦間之祭

余每讀東郭墦間之祭者趙註墦間郭外冢間也以爲此古墓祭之切證不知何緣至東漢建寧五年蔡邕從車駕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此言旣興下到今紛紛撰述皆以墓祭爲非古

雖高明如顧炎武寧人亦惑于其說余謂孟子且勿論請博徵之成陽靈臺碑慶都僊歿蓋葬于茲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非墓祭之見於集乎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乎周本紀武王上祭于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乎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非墓祭之見於經乎朱子曰墓祭周禮上巳自有了指此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魯城北泗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豈有非禮之祭而敢輒上聖人之冢者哉

平陸

讀史記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聶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因悟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爲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閒七國時尚武備多姦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孟子卽所見以爲喻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或問平陸之爲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厥國孔子時爲魯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卽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曰平陸唐兗州縣卽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

靈丘

靈丘亦屬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于靈丘六國表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其伐之至靈丘又趙世

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明年燕獨
深入取臨菑加以蜚鼃去王遠無以箴王闕特辭靈丘請士師
足徵爲邊邑但實不知其所在爾時趙別有靈丘以葬武靈王
得名卽今靈丘縣孝成王以靈丘封黃歇絳侯擊破陳狶於靈
丘皆其地註史記者以此之靈丘爲齊之靈丘無論齊境不得
至代北而敬侯時安得國有靈丘胡三省註齊靈丘又以漢清
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臆度毋寧闕疑

駢邑三百

集註引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以證駢邑三百
而三百字爲數方明蓋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
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楚以七百里書社之人

封孔子也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駢邑今臨朐縣是管仲
所食之邑不止於此此特其一爾余因悟昭王將以書社地七
百里封孔子朱子疑七百里恐無此理不知里也社也一也二
十五家耳七百二十五家乃萬七千五百家非如古者路程以
三百步爲里之里然孔子得之卽足以王故子西以爲不可今
論語序說節其文爲以書社地封孔子去七百里書社將何所
著然則哀十五年齊與衛地書社五百晏子昔先君桓公以書
社五百封管仲呂氏春秋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苟去却五百
三百字其可得通乎讀史不熟雖大儒亦不能無遺誤矣

畢郢

卒於畢郢卒卽葬也括地志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

皇朝經解 卷二十一
十八里畢原上在唐名畢原在殷則名畢郢孫疏竟以郢爲楚故都在南郡大非宋太祖詔祭文王於咸陽縣西北畢陌中大冢亦非此秦悼武王陵皇甫謐所謂葬畢者是

明堂靈臺

封禪書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是古明堂至漢武帝時猶有遺蹤括地志辟雍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是周靈臺至唐太宗時猶存然則巋然獨存者豈直魯靈光殿而已哉

虞虢

虞虢二國杜註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虢西虢國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連莫妙於裴駟引賈逵註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爾時爲晉獻公十九年正都於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士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余嘗往觀因怪杜長於地志之學者于莊二十六年士蔿城絳註絳今平陽絳邑縣成六年不如新田又註新田今平陽絳邑縣竟爲一地乎果爲一地不應將遷新田之時名獻公所都曰故絳矣新田括地志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余亦往土呼王官城距故晉城五十里曾告之黃儀子鴻子鴻曰于書亦有微乎余曰明一統志平陽府古蹟載晉城在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晉土蔿所築獻公都焉者余蓋不獨以目驗而知之矣

溱洧

溱洧二水名說文引詩溱與洧作澮曰澮水出鄭國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註引括地志以爲古新鄭城南洧與溱合水經亦云余讀酈道元注於洧水相鄰者若丹水汝水潁水潁水渠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洧水一則曰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再則曰又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則洧水之宜置有梁孟子言殊非無因竊以諸葛武侯相蜀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井竈藩溷皆應繩墨子產治鄭何獨不然此亦不過偶於橋有未修以車濟人而孟子遂卽其事以深論之云集註旣音乘去聲又解乘輿爲所乘之車音義都相反何與

陽城箕山之陰

陽城山名漢潁川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隔三十里安得卽云嵩山下之深谷與箕山爲高高之北而張守節云箕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括地志遂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遂云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足互相證明斷斷其非一山也集註誤由趙氏只觀酈道元注先敘太室山次五渡水並屬崇高縣又敘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次箕山及上有許由冢並屬陽城縣雖同見潁水條內而山固區以別矣趙氏所以誤者註書在藏於複壁時想無多書冊可討尋又無交游以質問而

虛理或可意會實跡豈容臆度地理多譌正坐是爾善乎顧寧
人言古人經史皆係寫本久客四方未必能攜一時用事之誤
自所不免後人不必曲爲諱如杜子美諸生老伏虔本用濟南
伏生事何顓好不忘本用南齊周顓事會驚陶侃胡奴異忘却
胡奴爲侃之子小字胡舞白題斜忘却白題爲西北邊國名雖
然此猶文人也若鄭康成千載儒宗朱子稱其多精力事事都
理會得者其解經誤且勿論而漢有徐州刺史荀文若問鄭周
禮父讎辟海外當問時鄭已年老昏耄不復憶九夷八蠻六戎
五狄謂之四海之文非忘却乎雖然此猶儒者也若孟子命世
亞聖之人才其所著七篇於諸侯禮則未學於禹貢文則不合
而獻子之友五猶且忘其三焉非彊記之難乎嗚呼吾于趙氏
輩復何譏

文王囿七十里

從來說者皆以文王七十里之囿爲疑曰那得有如許地大余
亦疑者久之近考得其說蓋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
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註於下余謂在今鄠縣
東三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鄠注今長安西北界靈臺
註鄠在鄠縣東有靈臺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
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獵以往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
曰囿云爾此實作邑于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去岐三百餘
里善乎穀梁傳云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註虞典禽獸之官言規固而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

皇清集卷之二
共同利曾謂文王當日而如是乎後漢武帝建元中舉籍蓋屋
郭杜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卽其處但武帝爲己之禽荒較
文王以利民者異一武帝爲己之行幸更衣較文王以講武者
異二武帝周袤三百里中容千乘萬騎且較文王三倍而贏矣
異三武帝時盡化爲腴產其賈畝一金規以爲園殊可惜故來
東方朔之諫若文王則初闢土亦猶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者縱
民芻獵而不禁豈不適相宜異四說者不察乎園之所在又不
通古今情事之異徒執以岐山國僅百里不知文王由方百里
起耳豈終於是者哉或曰以穀梁傳所云里數計今之六十二
里遂當古之百里故左傳黃人謂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
至光州僅七百里邾子謂吳二千里不至今自蘇州至

鄒縣僅一千五百里則周時七十里之園今僅四十三里參以

毛詩傳園所以域養禽獸諸侯四十里恰合

此四十里又與今合古書籍所云里

數原具此又一說云有兩說

幽州

書孔疏云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二州則無幽州之名
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非也當流共工時此地已名幽州
卽今密雲縣是括地志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
流共工幽州居此城幽州其地狹及後肇十有二州取顯項北
至于幽陵帝堯北方曰幽都之幽以名所分冀州東北地卽今
順天府遼東廣寧衛以西是幽州其地廣大抵帝王廢置理必
相沿舜立州名合因於古曾謂幽州而出于鑿空哉穎達殆過

矣

崇山

書孔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亦非通典
澧州澧陽郡理澧陽縣本漢零陽縣地有崇山卽放驩兜之所
宋則在慈利縣路史以爲今有驩兜墓是然又引嶺外驩州圖
經合之寰宇記並以驩州爲放所頗疑其去崇山遠後楊升菴
引沈佺期長流驩州時嘗按九真圖崇山至越裳四十里杉谷
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故詩云朝
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從杉谷度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
杉谷古崇岑越裳古國名重九譯者在秦爲象郡兩漢爲九真
郡吳分置九德郡梁曰德州隋開皇十八年改驩州煬帝改曰

南郡唐兩因之理九德縣佺期又有移驩州解詩云古來堯禪
舜何必罪驩兜是真以州得名由驩兜也者不知漢九真郡治
胥浦縣莽曰驩成又領有成驩縣開皇十八年改州名實本此
合之唐武德曾於風歡縣置驩州則驩與歡同乃驩喜之驩于
驩兜了不相涉佺期文人多不契勘然孔疏已微肇其端書經
三寫烏焉成馬豈不信哉

屈產之乘

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
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
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爲石樓縣明一統志
本之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自非至垂棘又見成

五年杜但註云晉地

傅巖

集註說築傅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間今平陸縣東三十五里是俗名聖人窟爲說所備隱止息處非于此築也巖東北十餘里卽左傳之顛軫坂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軫橋也說身負版築爲人所執役正於此地至今澗猶呼沙澗水去傅巖一十五里墨子尸子並以傅巖在北海之洲者大非說操築於傅巖今爲騷辭則可

孫叔敖海濱

趙氏註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此亦是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楚南境東境去海尙遠而史記

稱孫叔敖楚之處士荀子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

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寢丘卽莊王感優孟之

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絕其得爲令尹也或曰進自虞丘子

史記說苑列女傳或曰沈尹筮力呂氏春秋或曰楚有善相人者招聘之新序

皆無起家海濱說蓋孟子所據之書籍今不可考矣

余又考孫叔敖卽宣十一年楚莊王十六年令尹蔦艾獵乃蔦賈

之子賈字伯嬴宣四年楚莊王九年官司馬爲子越椒所惡囚而殺

之意者子遂式微竄處海濱不七八年莊知其賢擢爲令尹與

但蔦賈乃遠呂臣之子呂臣繼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爲

楚郢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襄十五年爲子馮杜註叔

敖從徒世守封土莫顯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占籍上繫諸

先人與雖兩屬臆見要理有可原謹質之世之君子

莒父中牟

黃儀子鴻自京師回告余論語地名有必不可考者莒父也中牟也余謂中牟誠不可考當如司馬貞註史記約略言之曰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爲得莒父鄭康成謂舊說云莒父魯下邑明明見春秋定公十有四年秋經文城莒父及霄何得但云舊說杜氏註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爲宰邑去其家密邇要亦約略言之爾

南山

詩詠南山不必盡有指實而可指實者二焉一曹南之山郡縣志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南山朝濟是也今曹縣一終南之山郡縣志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如南山之壽幽幽南山節彼南山信彼南山是也今長安咸寧藍田整厓四縣然同一南山也天保則以祝君節南山則以刺師尹山亦有幸不幸哉

淇竹

詩集傳淇奧篇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此自謂漢武帝下淇園之竹已塞沒河寇恂伐淇園之竹爲矢呂給軍耳酈道元云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又可證朱子止及漢之故然未遯其所由始惟晉戴凱之言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今無此文毛詩所詠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是北土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

不能植唯箴音竹根深故能晚生故曰根深耐寒茂被淇苑然則毛詩之所謂綠竹者乃箴竹非常竹也亦可以備異聞

邦畿千里

余嘗讀貨殖列傳至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不覺歎曰異哉三河皆不出殷家邦畿之內而世或未知蓋自湯居南亳以後紂居朝歌以前凡六百四十五年都河南者三焉都河北者四焉三者何一括地志云南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卽湯所都是一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卽仲丁所遷是一毫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卽盤庚所遷是四者何一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卽河

亶甲所築而都者是一耿城故耿國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祖乙時圯是自祖乙前已爲都矣一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卽祖乙所遷是一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本妹邑或曰武乙遷焉或曰武丁始都者是計南亳在極東耿城在極西相距離未二千里要實不止千餘里則殷家之邦畿若是其遼廓乎余曰以周家鎬京方八百里顏師古云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方六百里顏師古云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共得方百里者百故詩云邦畿千里然則周所謂千里乃指國言豈如今路程之里數乎竊以周旣然殷何獨不爾

周舊邦

周雖舊邦鄭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周字貼大王不若詩集傳以周受封始自后稷爲真舊左傳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言受此五國世爲西土之長釋例土地名曰魏河東河北縣也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畢在京兆長安縣西北駘在武功岐在美陽孔穎達曰今案其地芮在魏之西南百餘里耳岐在駘之西北無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郃與岐畢相近爲之長可矣計魏在郃東六百餘里而令郃國與魏爲長道路太遙公劉居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此傳極言遠竟而辭不及豳竝不解其故余謂穎達每好依阿康成元凱莫敢是正茲獨上攻及傳之正文殊可喜也宜亟標出之但云豳距岐四百餘里四當作二

埴澤之門

三衢毛氏曰呼喚也凡歎息招呼則平聲小爾雅烏呼吁嗟醫書一呼一吸爲一息杜甫詩呼兒問煮魚之類也叫號而呼則去聲詩式號式呼左傳蒼葛呼之類也果爾魯君於埴澤之門自應如趙註云以城門不自宵夜開故君自發聲之呼爲平聲不應如集註音去聲爲叫號之呼明矣近講義又云有作魯君自呼之聲者陋甚試看呼於門於字是呵護傳呼來於埴澤之門尤非人之聲音關乎貴賤呵護傳呼乃賤者之役聲可習之而能若魯君與宋君聲爲居高養優所移豈他人能似仍屬倉卒自呼故爲監門者所疑埴澤卽襄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氏註宋東城南門是也或曰得毋以禹貢盟諸澤名其門乎

案盟諸澤在故宋國微子所封之東北此自爲南門耳睢陽故城在今商丘縣南東南門曰埴澤門括地志所謂宋東城南門曰澤門是王納諫曰聲卽氣之宣於體中者故見移氣體

范

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以受隨范是又半屬魯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卽莊三十一年築臺于秦地道記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則屬齊趙註云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頗妙蓋齊王之子生長於深宮賜第於康衢貴仕於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爲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旣思孟子書法不曰之齊見王子於范而曰自范之齊望見齊王子下一望字意者當時最多交質此以王子出質敵國路經於范遂與孟子適相值乎亦未可定要之集註於此等處略矣

許行章自楚之滕自宋之滕與此自范之齊又少不同兩之滕皆重在滕上然必先書曰自楚以許行楚人先書自宋以陳相辛宋人字無虛設如是豈獨曰自范而虛設乎蓋孟子本往齊都實從范邑起程未至齊都而於范邑望見齊王之子乃倒裝文法不然至齊方見齊王子自范字面無著落他如孟子之滕孟子之平陸皆不先書自某者以不必書也

魯昌平鄉陬邑

太史公生平所最宗尙者老子最尊服者孔子而於本朝開天之聖亦不敢略皆于其書址貫見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是以國統縣以縣統鄉以鄉統里曰孔子生魯昌平

皇清經解 卷二十一
鄉陬邑是以國統鄉以鄉統邑曰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是以
縣統鄉以鄉統里他不必如是備書縱備書而人非其屬意矣
昌平本山鄉蓋以山得名括地志云在兗州泗水縣南六十里
故鄒城在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故闕里又在縣南五十里此則
以曲阜之闕里名其地非真闕里也真闕里伍緝之曰背洙面
泗

至河而反

孔子既不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益足見詩集傳河
廣篇衛在河北之誤蓋衛本都河北懿爲狄滅戴廬于曹通典
漕邑滑州白馬縣也文遷楚邱通典楚邱滑州衛南縣也並在
河南去宋都睢陽雖遠而無復河阻孔穎達疏曰此假有渡者
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衛文公時國已在河南自衛適
宋不渡河近劉曰珩曰詩作於宋襄公初立衛在河南已十一
二年不必渡河而仍以故國之山川爲言者其有深情歟抑大
歸爲婦人所諱也真可謂解頤新語

長府

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註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
季氏遂入其門長府今不知所在意其與季氏家實近公居焉
出不意而攻之論語鄭註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又意公微
弱將攻權臣必先據藏財貨之府庶可結士心亦一解後反覆
尋究始得之蓋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酈道元
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北二里爲周公臺周公臺

南四里許爲孔廟卽夫子之故宅也然則今知得孔廟所在則可以知季氏宮由季氏宮又可想像而得長府地信夫楊泉物理論引語云能理亂絲乃可讀詩竊以地理之書亦然

鄰里鄉黨

鄭康成註論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朱子非不知五鄰爲里乃周禮遂人之文但欲與上下文一例以家紀數故易曰二十五家爲里此集註妙處至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亦卽大司徒比五家使之相保閭二十五家使之相受黨使之相救鄉使之相賓義耳

羿有窮之君

金仁山前編晉魏絳曰昔有夏方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註云鉏在今澶州衛南縣卽元和郡縣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南縣東十五里左氏后羿本國是也又云窮石不知所在闕疑最是蓋時夏都安邑鉏去夏都僅千里計窮石又近於安邑方能因夏民以代夏政若如朱子註騷經夕歸次於窮石今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卽后羿之國則去夏都三千里遠在西北天一隅縱恃其射豈能及夏朱子蓋見王逸引淮南言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遂傳會此窮石爲后羿所遷不知當別有窮石爲國名者但不可考論語集註羿有窮之君與孔安國註同只渾淪言之得之矣窮石卽羿國洪興祖已然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

微箕

微箕二國名鄭康成以爲俱在圻內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一

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皆其所封地疑近是余獨慨有周御世文物一新微子國于宋箕子封於朝鮮雖各待以不臣而回首故封頓成墟里此他日微箕二子咸有麥秀之悲也

河河內

大師摯適齊章集註河河內漢漢中海海島也並本邢疏緊貼入字作解以爲妙矣而河內之解則大不可蓋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非若漢郡之但以懷汲爲河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曰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豈此鼓方叔當日去魯真入冀州河之北乎抑不過居

於河之濱卽曰入乎且認煞入字勢必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水中可居者曰洲又必如汎彼柏舟在彼中河中河河中也然後可此豈人所居處者哉疏義至此鑿矣拘矣或來詰曰國語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章昭解入於河曰遷於河內入字不嘗作如是解邪余獨以爲否否蓋盤庚自河北而河南都亳殷皇甫謐以爲今偃師是三傳至于武丁仍都亳殷自公所謂以入於河自河徂亳者乃武丁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使居民間遷徙不常故自河外入河內復自河內往河外此入於河却確指河內言非同魯論孟子謂讀其書者當論其世余則謂并當論其地苟地之不知而謂能知其人身之所處心志之所寄焉者吾不信也

首陽

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王伯厚攷曾子書以爲在蒲坂舜都者得之余謂莫徵信於酈注然已兩說互存旣云河北縣雷首山今在蒲州有夷齊廟闕駟十三州志曰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丘阜俗謂之夷齊墓又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今在偃師縣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矣曰登彼西山上有夷齊之廟蓋莫能定爾總之認餓爲失國而餓兩地皆可遜迹認餓爲恥食周粟則寧死乎唐虞揖遜區不知恥食周粟者必無之事也

皇清經解卷二十終

杭州姚 禮舊校
臨桂周震泰新校

皇清經解卷二十一

學海堂

四書釋地續

太原閻徵君 若璩 著

河注海

禹於帝堯八十載癸亥告成功河自右碣石入于海碣石山名在今永平府昌黎縣後一千六百七十六年爲周定王五年己未周譜曰河徙水經注曰河徙故瀆竝不言所在惟漢地理志魏郡鄴縣下注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此河入海之一變也鄴縣城在今彰德府臨彰縣西逮漢武帝元封二年壬申旣塞宣房後宣帝地節元年壬子前此四十一年間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章武城在今河閒府鹽山縣西北此河入海又一變也宋史河渠志神宗熙寧十年丁巳七月

皇清紀略 卷二十一
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北清河濟水故道南清河卽今泗水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是此又一變矣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河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雖永樂九年辛卯復疏入故道而正統十三年戊辰終合并于淮爲河入海之又一變於是天壤間所謂四瀆者僅有二瀆耳殆氣運使然恐亦非人力之所能爲矣顧祖禹景范曰大抵河決而北則淹漳衛決而東則侵清濟決而南則凌淮泗昔人謂河不兩行某謂自漢以來河殆未嘗獨行矣

淮注江

淮水入江自孟子一時誤記朱子所謂不必曲爲解說最是然鄭夾漈已曲爲之說曰按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是

江淮始相通孟子蓋據哀公後吳王夫差所掘之道以爲禹迹而忘却禹貢不知亦非然也杜註明謂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文帝開皇七年丁未開山陽瀆煬帝大業元年乙丑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蓋至是孟子之言始驗余嘗謂孟子說錯了淮入江後九百餘歲隋果引淮南入江若孟子預爲之兆者亦屬異事憶顧景范說禹貢九水黑弱二水自菑裔之川渭水止在雍洛水止在豫濟水則滅沒難明當在闕疑之列迄今其條貫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余戲語景范孟子當日言水由地中行不證以四瀆而曰江淮河漢者是得毋亦預爲今日之水之地也耶

景范不覺笑

九河

九河之名見爾雅曰簡曰絜集註偶譌作潔書蔡傳遂認爲簡
潔河殊可笑甚且信程大昌程大昌信王橫一家之言未詳考
驗者謂九河芑淪於海不知今濟南河閒府界禹跡固可尋也
嘗正其譌惟取孔穎達書疏元于欽齊乘二條補于九河既道
下茲復載于此書疏曰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
書言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
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
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
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

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旣知三河之處則
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
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齊乘曰漢世去古
未遠河隄都尉許商言九河故道謂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
鬲津在鬲縣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曰
簡曰絜曰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斯言簡而近實後世圖
志雖詳反見淆亂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閒東履清滄熟訪九
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旣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
漳非古徒駭河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
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陂西踰
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陂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閒有曰

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茲非簡絜等河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河歟濱州北有土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土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也蔡氏集傳乃曰自漢以來講求九河皆無依據祖王橫之言引碣石爲證謂九河已淪於海某案禹貢文北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大陸在邢趙深三州之地爾雅之廣河澤也去海岸已數百里又東至海中始敘九河則大陸與九河相離千里如是之遠而絕無表志不合禹貢之文其不可信一也王橫謂海溢出浸數百里而青兗營平郡邑不聞有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其不可信二也今平原迤北清滄之間雖爲樹藝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往可尋但禹初爲九厥後或三或五遷變多寡不同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之論不得不辨

少時疑潘季馴司空言河不兩行自古記之出何古後讀宋史河渠志載蘇轍疏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旣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乃知出此河不兩行真千古名言而禹却疏之爲九或曰禹第穿成九道聽河自行其一耳此妄談豈有禹輕百姓力一至此者惟禹貢合註頗得其解夏氏引桓譚新論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況分爲九乎然則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

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卽爲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卽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爲河其實卽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于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可況九河歟

顧景范嘗告余夫黃河自塞外而來盤曲萬山之中滙合百川之水自鞏洛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地勢益復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也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洺洞之時最爲當機而扼要禹平成之烈亦莫著于此也自禹治河之後河遂得其所歸計初時汎濫乍平九河自必勢均力敵旣而橫流益殺更復冬春消滅九河之或盈或涸或通或湮亦理所必有歷時旣久後人但見安瀾之效而忘其弭患之功遂置九河于度外而任其升沈壅遏逾遠淫潦乘之河于是起而發大難之端矣凡九河之壞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九河之興也抑豈僅一手一足之烈哉故曰神禹也

汝

或謂漢賈讓言大禹治水辟伊闕與鑿龍門析底柱破碣石同而伊闕之山禹貢不見余曰伊洛漣澗旣入于河伊水能順流非辟闕之功而何此禹貢之簡處或又謂禹廋二渠以引其河

於禹貢亦不見余曰其一出貝丘卽河之經流其一漯川漯卽
兗州之貢道也或又謂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又河
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則金隄者乃禹作不謂禹復爾爾余曰九
澤旣陂陂卽隄也方當泛濫時鯀務多爲隄防以堙之水性逆
故其患不息禹導水由地中行向鯀所爲隄防以障水者皆可
用之以輔水事固有因敗以爲功者存乎其人之善用耳故曰
禹能修鯀之功惟汝水絕跡于禹貢而孟子言決汝得毋近鑿
空余曰觀爾雅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制名中有曰水自
汝出爲潰又曰汝有潰此豈禹一無所事于汝而被以是名與
又豈汝自天然入于淮而無須禹力與故決汝二字正可補經
文之不備善乎太史公言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
洵有味哉第難得會心人于千載之下耳

有庠

有庠之在今永州府零陵縣已成千古定所而集註云未知是
否此最朱子鈔處蓋一以經文爲案也經文欲常常而見之故
源源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期五年之朝期以伸吾親愛情豈
有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尤
遠千里之理且果零陵之是國也比歲一至則往返幾將萬里
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於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
寧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有庠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
考爾或曰然則今零陵曷爲傳有是名也按括地志云鼻亭神
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

名爲鼻亭神此爲得之宋類苑云道永二州之閒有地名鼻亭窮崖絕徼非人跡可歷舜封象於有庠蓋此地蓋者疑辭亦與集註或曰同

歷山河濱雷澤

舜耕于歷山歷山所在多有吾終以宋河東縣今蒲州者爲是陶于河濱陶之所在何必定陶且定陶以丘名吾故以括地志陶城在河東縣北三十里爲是漁于雷澤雷澤與禹貢合自宋雷澤縣在今濮州之東南是獨怪書蔡傳於烏鼠同穴曾不信而引山海經澤中有雷神龍身人頭鼓其腹則雷因名夏澤曰雷夏以實之豈非語怪之尤者然直至明萬厯閒李之藻言澤底有巉石深壑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名雷澤其怪始

息

汶水泰山

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諸汶水惟此爲最大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之境以岱分東方之山惟岱爲宗長此註汶水本邢疏得之前註泰山不本詩孔疏失其半

葉

葉楚縣名故城距今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卽此越王無彊曰夏路以左劉氏注楚適諸夏路出方城人向北行以西爲左故云夏路以左括地志楚嘗爭霸中國連山累石於此以爲固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蓋春秋時楚第一重地也宜以沈諸梁鎮撫焉

川上

子在川上相傳卽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源竝發寺之左右大泉十數泓渟澄澈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爲泗水茂樹深樾蔽虧曦景余曾往遊惟有詠郭景純詩林無靜樹川無停流覺神超形越猶未足以況爾時矣

青兗冀屬紂

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惟青兗冀尙屬紂此本邢昺疏余謂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奄在曲阜正徐州之域虞芮質厥成以所爭田爲閑原今在平陽府平陸縣西五十里正冀州之域只此分屬已不甚確要須大概言之耳所以鄭氏詩

譜曰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活潑潑地矣

河圖

鳳鳥河圖皆爲帝王盛世之應故禮以天之膏露地之醴泉山之器車與馬圖竝言書與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一時而竝陳原不必定伏羲時出祇緣集註如是加以世多歐公之徒不信祥異一似夫子思此不再見之物也者不知河圖黃帝時亦出堯舜禹時屢出成王周公時又出載諸史志卽下至晚宋朱子表章四書有龍駒生於九峯山下龍首馬身狀若負河圖者父老來致賀於元晦以爲與麟至同符誰謂天人相與之際不

有冥通者耶

蠻貊

孔賈二疏每云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最為讀書之妙解如集註蠻南蠻貊北狄此對文則別者也如武王之子封於韓韓侯城在涿郡方城縣今順天府固安縣追貊北方二國名賜之使為之伯詩詠之曰因是百蠻燕王對張儀曰寡人蠻夷僻處秦舞陽燕國人荆軻謂北蕃蠻夷之鄙人是北亦可曰蠻此散文則通者也

柳下

卞今泗水縣莊子為邑大夫子路即其治民武城今費縣子游為之宰曾皙父子澹臺滅明皆其治民展禽為魯公族居應于曲阜而食邑則在柳下柳下今不可的知所在以顏觸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證之古人多葬於食邑壟所在即邑所在則柳下者自當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壤接處方昔為魯地後為齊有也可以想見予獨怪集註于論語柳下既曰食邑矣于孟子柳下忽用莊子註居柳下而施德惠之文曰居柳下雖居舍有食義而食邑不可徒言居意者展禽亦如李伯陽生而指李樹因為姓又如晉五柳先生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焉者耶

儀

孔子時衛都濮陽為今大名府開州生平凡五至衛焉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內而反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

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不知孔子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邑而國都皆不可知要爲第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何則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喪失位去國也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爲一魯國已乎其語與情踪正合

在陳

孔子在陳凡二次一居于魯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居于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庚戌史記世家並載有歸與之辭一同孟子一同論語或疑孔子以司寇去魯不可以無故而復國何屢發是歎耶余曰三年己酉載者得

之魯使使召冉求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云云蓋興起於魯之召求之歸于情事爲得惜乎猶錯簡復出於二年戊申云

在齊

孔子在齊止一次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魯亂遂適齊至丙戌復反魯則以景公有吾老不能用之言但考爾時爲景公之三十三年距其薨於辛亥尙前二十五年奈何輒自謂老蓋景公母叔孫宣伯之女宣伯在齊爲成十六年丙戌齊靈公納其女嬖生景公以景公生於成十七八年計卽位改元已二十七八歲加以三十三年遂歎老嗟衰時蓋六十歲當補集註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時蓋年近六十云

適楚

集註孔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此不過以發端楚字遂作是解不知楚狂二字連讀乃楚國之狂者也顧麟士曰接輿必是不知姓名因其迎車而歌而彊名之以紀其人如荷蕢之類非真其人字接輿邢昺疏云爾殊附會余謂孔安國註已如是又莊子人間世篇如是豈惟邢昺按史記世家之文孔子在楚國都中事也時都都括地志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三里今襄陽府果感是歌反乎衛下章集註自楚反蔡問津長沮意若以事續于上章者不知亦非然世家文乃葉字葉雖楚邑距蔡密邇故孔子哀公六年壬子歲蔡而葉葉而蔡久之方至楚國都聖人過化之跡歷歷可稽而忍付諸若滅若沒不一爲之用心耶

荆蠻吳

集註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又云仲雍居吳不達者遂以吳與荆蠻爲二地實則一地寰宇記今常州無錫縣東南四十里有吳太伯城高忠憲所謂梅里平墟爲泰伯端委之地是也下逮吳王僚二十三君並都此惟闔閭元年始築吳郡城徙都之今蘇州城通典吳之都其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余謂此必指樵李賈逵曰樵李越地班固曰故就李鄉吳越戰地今嘉興府西南有樵李城越王句踐旣棲會稽後越語紀其地曰北至於禦兒此又指石門縣之語溪殆詩所謂今也日蹙國百里乎

許昌靳裁之

或問胡氏曰許昌靳裁之言士之品有三論甚偉然不識靳裁

之何如人余曰宋史無列傳僅附見胡安國傳安國入太學以
穎川斬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許昌宋穎昌
府治長社縣今許州是胡氏名寅安國子著論語詳說者裁之言純
出晁氏客語但
晁不爲論語作

居南宮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已將後南宮适南宮二字併註出古者
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
宮世之氏某宮者應各以所居之宮應劭或氏子居正謂此考
周書文王時南宮括成王時南宮毛逸周書武王時南宮忽南
宮伯達左傳敬王時南宮極南宮嚚先此宋有南宮長萬南宮
牛古今人表有南宮邊博古圖有南宮中紛紛氏南宮者不獨

一仲孫氏之子已也

牛山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本趙氏亦是岐在複壁中所註方向少錯
無論今目驗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臨菑縣南二十里
括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是酈道元注牛山
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梁劉昭不知引何人孟
子注云南小山曰牛山晉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列子齊
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夫臨曰北正以山實在其
南若孟子疏託名孫奭者乃云蓋以理推之亦自可見爲齊之
山此則不滿一笑者矣

北海東海

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註未悉後漢琅邪國海曲縣
劉昭引博物記注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于棘津
其浦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津城辯其當在琅邪海曲此
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辟紂居
東海之濱卽是其家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爲汲縣
人者誤伯夷孤竹國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合支縣有孤竹城
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永平府治河入
海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亦是當日辟紂處
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濰縣者亦誤

去邠遷岐

馬氏序封建考曰古者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
國少則地宜曠而舜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
至湯凡八遷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爲自郛而豳自豳而岐
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國也然以其所遷之
地計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爲吳箕子
之爲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後遂因以有國傳世竊
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
於一方人心翕然歸焉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
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久不能釋去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
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爲己物
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代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
截然也此一段議論致精

咸丘

古人以所居之地得姓氏不必定常於其地如咸丘魯地而蒙則齊人是咸丘二字見爾雅左高曰咸丘見春秋桓公七年焚咸丘杜註咸丘魯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咸亭咸丘複氏自以此余最賞趙氏註此章於東字鈔有體會曰東野東鄙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不然何不云齊之西或北野人乎至今濟南府齊東縣則置於元憲宗三年以鎮而名于孟子無涉

南河之南

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安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氏所云越竟乃免乎禹避於陽城益避於箕山之陰皆此意

葵丘

春秋有二葵丘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連稱管至父所成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葵丘聚齊桓公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是又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後果七年會于淮謀鄆且東略也是宰孔之言驗然先未幾獻公卒晉亂齊侯以諸侯之師伐之及高梁而還高梁晉地又在葵丘西北幾千里是宰孔之言亦不驗

梁山

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

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於孟子之梁山無涉
孟子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百
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大王當日必踰此山然
後可遠狄患營都邑改國曰周古諸侯國名雖曰受之天子傳
之祖宗而隨在易名初不以爲嫌如唐叔虞一傳而子變改國
爲晉魏侯營國于梁曰梁韓哀侯國于鄭曰鄭無後代所爲同
家異國之說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甚眾弗
善亦此梁山也

石邱

集註止云石邱地名趙氏註宋慳宋人參以荀子非十二子篇
宋鉞註鉞與慳同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正合孫

奭疏遂云石邱宋國地也蓋宋慳者宋人將欲往楚而孟子游
宋適相值於石邱之地又漢藝文志尹文子一篇注云說齊宣
王劉向曰與宋鉞俱游稷下宋子十八篇注云孫卿道宋子荀
子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註宋子名鉞與孟子同時卽見漢
藝文志者余因悟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
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
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孟子固嘗與宋慳有雅故於齊
別去久之忽邂逅石邱呼以先生請其所之殆非未同而言者
比也獨怪所引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本接以
此周行天下一句爲集註刪存上說下教語不若刪上說下教
接以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爲尤合云

之楚過宋

余向王孟子游宋當在愼覬王三年癸卯後宋稱王故也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滕薛邾莒在淮泗之上國滕南與楚鄰苟有事于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顧麟士謂非世子迂道來見此不通地理之說也宋元諸儒註四書首詳及地理者僅見金仁山一人仁山長于其學故元史載其一事襄樊之師日急宋坐視弗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圍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隄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嗟乎古大儒之有用如此

齊滕之路

金仁山曰滕姬姓國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所屬之滕縣有古滕城余考自臨淄抵滕不滿五百里路不爲遠而一往一還將千里路亦不爲近朝暮接焉未一及使事故丑以爲疑唐宋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開元初自廣州召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獨嗟重嗟乎如明皇者豈不賢于宣王遠與

朱子疑孟子去齊由王驩積憾故

得之平陸

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旣相必朝夕

左右爲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亦未易出郊外何以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爲禮稱其幣今解不出旣思范雎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車騎至湖關湖今閿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也故曰儲子得之平陸

休

孟子致爲臣而歸歸於鄒也中間經過地名休者少憩焉與丑論在齊事故曰居休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

孟子家約百里

路史國名紀休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膠西並非

入國問禁

禮入國而問禁集註此一句引少錯蓋原文入竟而問禁竟者

界首也如齊魯分界處在汶水或泰山皆是入國而問俗國者都城之內也與孟子問國之大禁國字殊不同孟子乃指齊言問齊之所大禁者何事耳

遊於囿

孔子與衛靈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史記世家止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家語無並同

遊於囿三字說不知何所自來或曰朱子博極羣書安知不別有據余曰朱子所讀之書今代現存無亡逸者不比唐代人惟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意朱子偶忘遂撮合二事以爲註

湍磯

湍說文云疾瀨也瀨水流沙上也卽許氏作淮南註亦云湍水
行疾也質以墜形訓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之文益覺波流滌洞
之貌爲未安然實出於趙註蓋從來訓義有反覆用之者如以
臭爲香亂爲治擾爲安苦爲快則湍爲滌水何妨兩義並存獨
礮水激石也余按說文云大石激水也廣韻云大石激水蓋其
字從石非從水卽正韻亦引孟子是不可礮也石激水曰礮解
者不駁朱子倒易其文乃曲爲說曰水激石猶言水激於石也
何如仍古訓之爲安嘗聞顧仲恭道宋儒解經字義不本爾雅
說文好以意爲之如哂大笑也卽禮記笑不至矧何曾有微笑
解余謂說文止作咲解云笑不壞顏曰咲故朱子渾用其意曰
微笑也此最集註妙處豈容議獨不競不綌綌急也出毛傳杜

郊關

註左亦然而以爲緩余按說文云急也廣韻云急引卽他字書
亦云通作速速急迫也此則義竟違反不能爲詩集傳曲護矣
杜子春日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
郊百里則孟子郊關之郊自屬遠郊何者苟近郊豈能容方四
十里之囿乎所以集註亦不加遠字但云國外百里爲郊已明
趙氏註却說得遼濶云齊四境之郊皆有關果爾齊地方二千
里以二千里之地爲陷阱者四十里民亦不以病集註惟郊外
有關外字當作上古天子九門此爲第八層門又外此則第九
層曰關門

都

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出莊二十八年築鄆傳自春秋五十凡之一凡以說春秋則可引以註孟子少違講義皆能辯之余直取毛萇詩傳下邑曰都欲以易此句蓋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爲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

有采地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有宰則有采地矣是再命之大夫皆然何況大國之孤四命卿三命者其有采地不待言何以集註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若獨以采地震而歸之雖本鄭註未允余欲易之曰百乘之家采地之至大者也且出漢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或曰集註可若是其擅易與余曰鄭康成註三禮故嘗駁易經文傳文

三危羽山

羽山見禹貢班固志載東海郡祝其縣司馬彪志亦然今贛榆縣西北八十里唐崔國輔詩羽山一點青海岸雜光碎是三危山亦見禹貢班志失載司馬志未補此大闕亦直至隋地理志敦煌郡敦煌縣有三危山括地志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舜殛鯀於此以變東夷卽禹貢之東漸于海遷三苗於此以變西戎卽禹貢之西被于流沙矣豈直刑加其身蔽厥辜已乎

天覆地載

余嘗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東西皆繫地名而朔南暨南北却闕欲以舜本紀北發息慎南撫交趾二地補註之以合於史遷書缺有間其軼見於他說之義息慎卽肅慎爲周北土詹桓伯與燕連言蓋在今燕之東北境三千二百四十二里在舜時則爲營州交趾秦象郡地漢武分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今安南國在舜時則爲揚州當時舜肇十有二州其域如此或曰子於上古帝世幅員若此其侈言之何與余曰後代儒生止緣見秦漢之君務勤遠畧開地斥境快其心志以爲聖人必不爾不知聖人乃自然德化所感人盡來王非有心者觀顓頊本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譬本紀日月所照風雨

所至莫不從服以至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皆無遠而不暨此豈後世德不及遠乃紀於近者所可髣髴其萬一與

康

康誥大學引者四孟子引者二皆未及康字何義孔安國書傳雖晚出却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遠勝鄭康成作諡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當既有誥文輒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諡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諡康子亦諡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卽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初以爲良然後讀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

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因再四慨歎前世之事
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耳王鍾之言殆謂是與

微仲

微畿內國名孔安國傳亦云嘗思微子既國於此其長子應曰
微伯蚤卒有子名臚次子曰微仲名衍卽後國於宋者以周禮
適子外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己之
長子之子臚而立己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
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昭合其證一班固古今
人表於微子下注曰紂兄宋微中下注曰啟子其證二啟既殷
帝乙之元子衍果屬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閒土斷無兄弟並封
於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

而次氏者胙之土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不意包
爾庚時文亦云微仲者微子之次子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爵
也厥後襲封宋公終身止稱微仲忠孝之義也又云啟爲長兄
分稱元子仲爲支庶屬則王孫不覺擊節如得一真珠船矣

虞仲

堯峯文鈔曰周有兩虞仲一爲太伯弟仲雍吾吳人見左傳一
爲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見史記當爲河東大陽人論語之所
稱逸民者果仲雍乎抑周章弟乎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晏
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近世始以仲雍實之此可疑者也太伯
仲雍之逃周猶夷齊之以孤竹讓也孔子亦嘗推太伯至德矣
及其詮次逸民則登夷齊兄弟於首而太伯獨不得援引此例

與仲雍並列其義安在以時代考之仲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之體亦不當先夷齊而後仲雍此又可疑者也仲雍雖剪髮文身以順荆蠻之俗固儼然繼世有土之君矣孔子逸之可也從而民之可乎春秋杞成公用夷禮則降其伯爵書子楚人猾夏當伐蔡之始則黜其國號書荆皆示貶也然則孔子之民仲雍者律之以春秋之法豈其爲貶辭與此又可疑者也余謂可疑良是但漢地理志班固已以論語虞仲當仲雍先於集註矣汪氏未考及此

鄒人之子

鄒魯邑名今則在鄒縣界鄒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集註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最當始仕卽指孔子年二十

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言方與少賤稱相關合或曰二者何等卑職敢駿奔走於廟中余曰觀祭統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闡者守門之賤者也皆以有事於宗廟尸以其餘畀之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更周禮之牛人羊人牛人凡祭祀其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者也非無與於廟事其應在羣有司之列可知獨當祭時魯君在前卿大夫侍從雝雝肅肅安得容一少且賤者歟然致辭說哉故顧瑞屏以爲子入廟當是隔日宿齊始可每事問者是不然作平日往觀如荀子所載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敬器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之類則非執事有恪時縱來不知禮之誚亦

不必毅然立辨曰是禮也以明其敬謹之意此則吳愈亦韓語
余云爾因并識之

去魯

去魯曰遲遲吾行也正道路低徊欲絕語何故前此助祭反舍
未及脫所着之冕輒行以適他國不幾悻悻乎與接淅曷異乎
且如集註云云仍是爲肉爲無禮何以見知與不知俱不足以
知孔子乎蓋孔子爲魯司寇旣不用其道宜去一燔俎又不至
宜去二其去之之故天下自知之但孔子不欲其失純在君相
已亦帶有罪焉其所爲有罪卽在不稅冕而行一句上蓋冕原
祭服禮大夫冕而祭於公是今也戴於道路間尙非罪乎故當
時不知者以孔子爲爲肉縱在知者亦以孔子爲爲無禮乃孔

子之意則欲以已不稅冕之罪行不欲爲苟去苟去猶言徒去
空空而去無已一點不是處是爲徒去樂毅報燕王尙云忠臣
去國不潔其名況孔子乎又禮大夫士去國不說人以無罪註
已雖遭放逐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過則稱已也史記世家孔
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
曰云云觀此似孔子當日自認一罪名而行趙註燔肉不至我
有微罪乎乃師已則送而解之孔子有不欲直荅者故但曰吾
聖人之妙旨歌可夫千載而下猶可以情測云

王司城貞子

王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或曰哀七年曹亦有司城安知此司
城非卽陳之官名而必以宋諱故歸於宋余曰此最先儒苦心

釋經處蓋史記孔子世家於適衛事初書曰王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再書曰王遽伯玉家三書曰入王遽伯玉家正以顏遽皆衛之士大夫故書法直截如此若果司城貞子本爲陳官孟子則當書曰是時孔子當阨主陳司城貞子與上文於衛主顏雖由同一書法矣何必先繫其官及諡然後歸於爲陳之臣乎正以本爲宋卿由宋而流於陳今爲陳臣方得爲孔子之居停主人所以書法繁重委折而下如是讀者須以意會也邵文莊寶曰臣云者志其非癰疽侍人之倫也或謂臣乃孔子爲之孔子去魯後他國未嘗臣而獨臣陳乎哉他日孟子論行可際可公養三仕亦無及陳者則臣仍司城貞子也且惟官非陳官方明以臣爲陳臣集註孔子爲魯司寇以齊閒之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月餘字面凡兩見史記總非由衛而宋時曰朱子錯引來竊以孔子世家是太史公親見古文家語古文家語出其家子孫之手故能年經月緯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而卒歷歷如此縱小有抵牾已經駁異而大綱具是不應可一切抹去而以意論之

列國官名變至春秋已極亦互相襲如楚有芊尹陳亦有芊尹宋有褚師鄭亦有褚師衛亦有褚師何妨宋有司城曹亦有司城但不可謂貞子司城爲陳官者以孟子書法故也

不曰陳潛公而曰陳侯周亦合於禮記諸侯失地名之義

西子子都

西子美婦人未詳何所惟劉昭注有之會稽郡餘暨縣引越絕

曰西施之所出餘暨今蕭山縣唐孝明天寶元年更名者子都古之美人也亦未詳爲男或女杜氏註左有之於隱十一年傳云子都鄭大夫公孫闕故鄭風當昭公時遂以爲國中美男之通稱曰不見子都

舅犯

晉獻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杜註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又云父事狐偃狐偃其舅也當春秋時吾府交城縣爲狄地距吾家西寨村所謂鼻祖汾隅者僅九十里按舅犯實生於其地余向久游寓其父子兄弟合爲祠廟祭賽最盛非同他志乘之傳會者

費惠公

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王伯厚謂費惠公孟子旣稱爲小國之君加以楚世家有鄒費邾邾意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爲國而僭稱公與同時金仁山註孟子與之不謀而合亦以爲季孫氏僭引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余更博考之呂氏春秋言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劉向說苑言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爲季氏之彊僭以私邑爲國號殆無復疑憶少讀黃蘊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全章文末云諸侯乘已盡之氣陪臣無先澤之貽其勢不折而入於大夫不止夫旣折而入於大夫又豈五世所能限耶噫君

失其權天道亦有時而不應甚可懼也茲因有感季氏事歎息以爲莫可易焉

集註費邑之君邑字譌

曹交曹君之弟

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郢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郢實爲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鄒費郢邳四國則鄒係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爲誰所滅而齊湣王三年以封田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史記並稱薛公後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非薛滅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于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于趙惠文王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知何年復國及何以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載世家列傳者斑斑也安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

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交爲其介弟觀其言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儼然滕更挾貴之風孟子則麾而去之故趙岐以爲曹君之弟朱子從之非無謂也

此辯王伯厚曹亡久矣之說

白圭周人

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

當作

務盡地力而

白圭樂觀時變云云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又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此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則字爾先後殊不同時自趙氏傳會爲一人而集註林氏益以能薄飲食忍嗜欲居積致富欲以其術施之國且爲岐設十層步障矣余嘗斷之曰此兩人也韓非書白圭相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中

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爲國之將相者尙能存於爾時乎縱存於爾時尙能爲國築隄防水害乎苟皆能之孟子與之晤對其爵之尊壽之高當何如隆禮而但曰子之吾子之云乎我故斷其爲兩人也或曰魏文侯世多壽樂記載子夏與文侯荅固爲文侯二十五年事時子夏年一百八歲文侯最爲好古漢孝文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之大司樂章也竇公年當二百五六十安知白圭不類是余笑而不敢應云

公孫衍張儀

公孫衍張儀皆魏人 出史記本傳蓋衍陰晉人陰晉今之華

陰縣也秦本紀惠文君六年己丑魏納陰晉我更名曰寧秦漢地理志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戊子更名寧秦雖紀年小異要當公孫衍生長時尙屬魏故爲魏陰晉人至儀則魏之支庶見呂氏春秋者魏人又奚疑故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

市井

後漢劉寵列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廳事也此可證市井貼在國都言注引風俗通義以井爲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

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

市朝

市朝二字見論語者乃殺人陳尸之所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

董安于縊而歾趙孟尸諸市是也見孟子者僅得一市字蓋古者撻人各有其所容有于市于市則辱之極矣是以斷斷無撻之于朝者苟撻人于朝則隋文帝之於殿廷打人高顯柳或諫以爲殿廷非決罰之地唐御史坐法詔決杖朝堂張廷珪執奏以爲寧殺毋辱曾謂古者而有是事乎孟嘗君傳馮驩先言朝趨市者又言日暮之後過市朝者以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孟子解正合此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以紂爲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啟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古文體則有然者

曲防

曲防公羊傳作障谷穀梁傳作壑泉皆不若孟子二字爲致確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葵丘旣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降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爲繇而不難以鄰國爲壑也乎所以詩序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于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諒哉

專封國邑

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

配之曰以喪禮哀歿亡卽有封必告也封必告歿葬相助也又曰封與窆同窆悲驗切葬下棺也禮記縣棺而封是凡諸侯告歿則同盟皆弔五月而葬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朋有賻有贈有襚春秋天王葬且不會如武氏子來求賻之類友邦可知矣無不告者告則會也集註謂封建國邑必告天子非也封建大事豈贅之末簡無不者甚多之辭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未聞有封國者命與恤災同其爲歿葬甚明也余謂左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國語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何嘗無封國來第少耳無不者甚多之辭鈔蓋三者皆屬交鄰國之事無尊王在內解自勝

於陵

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酈注魚子溝水南出長白山東抑泉口山卽陳仲子夫妻之所隱志長白山者節去下山字若以抑泉口卽其家於陵非也唐張說石泉驛詩目下自注於陵仲子宅漢於陵故城章懷太子賢曰在今淄州長山縣南與通典合張說詩云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東我行弔遺跡感歎石泉空石泉非孟子所謂井者耶江繡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丘縣清河是計於陵仲子家離其母所居幾二百里矣

麥丘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蓋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

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管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爲謝至今得罪公曰善出劉向新序意或以爲寓言及讀酈注汶水條云萊蕪谷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故謂麥丘乃知真有其地則亦真有其人矣而酈氏却辨麥丘愚公谷在齊不在魯蓋誌者之謬耳余謂劉向首言桓公田至於麥丘今萊蕪縣正齊魯二國之境彼桓氏好獵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況桓公霸主越境而田其孰禦之逕此者乃必于此辨泥矣

互鄉

云互鄉所在者頗多獨王伯厚引王無咎云亳州鹿邑縣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童子見孔子卽其處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余謂州縣建置事關朝廷名雖或革跡猶可尋因檢新舊唐書杜氏通典隋地理志鹿邑名縣始隋開皇十八年此後未見有析置互鄉事雖伯厚語恐未足憑

子華使齊

向嘗以子華使齊原思爲宰並爲魯司寇時事爲聖人之用財旣考赤少孔子四十二歲當爲司寇時赤甫八歲應是自衛反魯後赤年將三十求仕季孫久已富而粟多耳獨怪孟子引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爲冤却公西蓋求與粟在赤之適齊之後觀聖人語可見受之者乃其母也當以其母爲傷廉然則公西華竟無過乎因憶朱子論尹和靖一事尹和靖

曰看金光明經或問之對曰母命不敢違朱子曰如此便是平
日闕却諭父母於道一段工夫所以致此以此而責赤赤將何
辭

魯爲宗國

漢梅福有言諸侯奪宗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
其舊爲宗子之事也蓋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然亦
間有見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胙祭同出於周公故稱六
國爲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是管蔡邲霍
衛毛聃郈雍曹滕畢原鄆郕與魯同出於文王皆稱魯爲宗國
滕父兄百官所謂吾宗國魯先君是集註以爲魯祖周公爲長
兄弟宗之余笑獨不記周公弟也之文耶又不記周公太姒之
第七子爲武王母弟第五人耶祝佗不嘗言先王尙德不尙年
耶趙氏註則云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
真得其旨矣

爲魯司寇

孔子爲魯司寇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爲之三
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然司寇魯有
以初命之大夫爲者孔子是韓詩外傳猶載孔子爲魯司寇命
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無大字有以再
命之卿爲之者臧孫紇是襄二十一年季孫謂武仲日子爲司
寇及後二年出奔邾也書於經以爲卿故若孔子雖與聞國政
實止大夫而非卿故經沒而不見不然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聖人未嘗以己功而諱之豈有孔某出奔載諸策書脩春秋時
竟削之哉蓋原非魯卿孔子生平官爵宜昭揭萬世余故質言
之如此

適周

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於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
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水經注云
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爲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
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昭公之二十四
年是四說者宜何從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蓋曾子問孔子
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有
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法推是年癸未歲中積六十五萬六千七百〇九日〇七刻五

月定朔三十一日三十七刻乙未日巳時合朔交泛二十六日三十八刻恰入食限見春秋此卽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雖日食亦恰入食限而敬叔尙未從孔子游何由適周蓋余旣通厯法而後爲是定論云

廬於墓上

惟子貢廬於墓上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壟豈
合廬於冢上乎蓋上者亦邊側之義余謂總不若孟子築室於
場佳築室處在令孔墓之右十數步戶東向反云者子貢送諸
弟子各歸去已獨還次於墓所或曰反復也而諸儒亦講禮鄉家誤寫作冢此家字與贊曰以時習禮共家合

登太山

亡友趙石寅誦其亡友滿之章與元一絕句云天下不曾小仲尼眼界虛請君亦復去登泰山何如余爲神往者久之石寅與元俱萊州掖縣人

觀海

韓昌黎潮州詩云有海無天地酈注膠水條云北眺巨海杳冥無極天際兩分白黑方別竊以詩文道海者至上數語恐無復人有措手處

濟

四瀆水之易變者莫若河變而至于絕者莫若濟余嘗討論濟瀆積至五載始評以二言曰新莽後枯而復通唐高宗前通而復枯咸出天數夫豈人謀益後漢郡國志曰濟水王莽時大旱遂枯絕者此初絕也酈注濟水條曰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故杜預春秋郭註山經並云今濟水至博昌入海者此復通也章懷太子賢循吏傳註曰濟水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素不知有中間復通之事者此終絕也

淮

吾家自高高祖由晉之汾水遷楚之淮水所以二水之源及流皆曾窮歷之因怪蔡氏書傳於導淮自桐柏引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按胎簪山在今桐柏縣西北三十里去縣東一里之桐柏山三十里餘耳禹當日豈惜此三十里之勞乎又導渭自鳥鼠同穴引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按南谷山在今渭

源縣西二十五里鳥鼠洞穴山則在縣西二十里剛少五里禹豈惜此五里之勞也者道破真堪噴飯此非酈注本文蔡增出耳余嘗譬蔡氏宛如今童子作小題時文翻剔字眼以爲新會何當於經學或曰畢竟作何解曰禹主名山川正初治洪水多大概統名其山後代方漸於一山之間別標名目如桐柏之有胎簪鳥鼠同穴之有南谷禹之時豈有是哉止統爲一山爾惟導河積石導洛熊耳皆非其源可如蔡氏解

邑姜

邑姜爲十亂之一齊太公望女唐叔虞母卽叔虞之封唐也亦發夢于其母故今晉水源有女郎祠實邑姜之廟去吾家西寨村一十八里每遊而忘歸誠如北齊王晞之所賦者旁方爲唐

叔虞廟南向此子爲母屈者也母封曰聖母子封曰汾東王祀典之譌翻自明洪武四年詔革天下神祇封號止稱以山水本名於是聖母廟改而爲晉源神祠矣當時祠官不學如此余從草間搜出宋政和五年殘碑乃姜仲謙謝兩文首云致祭於顯靈昭應聖母汾東王之祠中云惟聖母之發祥兮肇晉室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靈之可知喜得一典證屬有司當上聞於朝以釐正之此鄉邦故事或曰旣釐正矣則當別建晉源神祠余曰然豈惟晉源此間有臺駘廟當補入實沈以祀參神不然是知有地理而無天文或笑余爲多事強知星宿

丘隅

丘隅詩集傳云隅角也與上文丘阿作曲下文丘側作旁者一

例正合集註忽云丘隅岑蔚之處說文解丘爲土之高岑爲山小而高高同也而土與山殊不倫況蔚乃草木盛貌與隅益無交涉者乎推其故出鄭康成大學註就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語原寬緩不切切貼丘隅孔穎達疏方云鳥止在於岑蔚丘隅之處又云鳥之知在岑蔚安閒之處朱子遂認作正解入集註幾郢書燕說矣大抵漢代相傳訓詁之學至宋而亡唐人名物制度之學亦至宋而亡要其理明義精則迥出前代數倍上矣余每論此不勝三歎焉

置郵

顏師古漢書注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余因悟集註置驛也驛字上闕若今之三字然總不若用字書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馬遞指駕車之馬非徒馬也又郵駟也尤非師古黃霸列傳郵亭注云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之驛館矣字書駟字下曰驛傳遞馬余謂或可當置字註耳

吳越

集註吳蠻夷之國也越蠻夷國名一指景公差與爲昏言一指非類而妄殺人言訓詁非漫下者

黃泉

黃泉濁水也不如杜氏左傳註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因憶爾雅從下上出者濫泉從上溜下者沃泉從旁出者沕泉與地中之泉曰黃泉正一例竟作濁水解似與泉源水也義少隔

丹朱

丹朱集註止云堯之子未詳漢律厯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丹淵雖有范汪荊州記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在恐未足據信蓋世遠也因思堯在位七十載放齊曰允子朱啟明夫止曰朱未有國也及後三載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平陽耳丹朱狸姓在周爲傅氏見國語

三苗

三苗國名以杜元凱長於地學猶闕其所在惟張守節據吳起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南與青草湖連彭蠡湖名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以

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爲左彭蠡在東爲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杜氏通典則以潭州岳州衡州皆古三苗國地

岐周

岐周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本趙註孫氏無疏史漢匈奴傳並言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師古注畎夷卽畎戎也又云昆夷字或作混又作緄昆緄畎聲相近耳亦云犬戎自隴以西有之乃知畎夷卽文王之所事者采薇序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是也

海隅

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說者謂史稱蜚廉善走當武王誅紂并殺惡來飛廉獨以急足漏網竄伏海隅以爲周無如我何豈知聖人除惡務盡于窮無復之地仍執而戮之以彰天討此亦

是隨文詮解而皇甫謐云河東瑋縣今霍州十五里有飛廉冢民常祠之酈道元云霍太山上有飛廉墓皆與秦紀文合蓋殺者一處葬者又一處其詳不可得聞矣

東蒙

東蒙山名卽書之蒙羽其藝詩之奄有龜蒙之蒙也自元和志誤析爲二謂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者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者東蒙山相距僅五里覺論語與書詩遂各有所屬界若鴻溝昔歲過其下土人承譌歷歷指點以示我余則舉漢地理志蒙陰縣注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證其爲一山而土人仍不悟也

明堂趙註

明堂趙氏註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集註以漢時遺址尙在易去齊侵地而得之以合封禪書郊祀志不知趙氏此句特妙也蓋左傳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註云鄭桓公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邑在祊祊在琅邪國費縣東南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於魯以從魯所宜計爾時距東遷五十六年泰山下湯沐邑鄭尙能世守之則明堂仍爲周天子所有齊焉敢侵不知幾何時而爲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狩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遂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趙氏此一句不可以觀世變哉衛康叔封亦於泰山下受相土之東都爲湯沐邑今其地

闕

大宰或吳或宋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按孔子嘗曰長居宋應是年十九娶於宋之開官氏之女時後去曹適宋遭桓司馬之厄微服而去安得有六卿之長向子貢以問事故鄭康成註以爲是吳大宰嚭蓋哀七年夏吳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夏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秋子服景伯謂子貢子盍見大宰大宰嚭說又史記子貢嘗南適吳鄭故以大宰屬吳余謂是固然矣獨忘却檀弓吳夫差侵陳陳大宰嚭使於師孔疏謂此陳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者是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專車辯肅慎氏之輅長尺與測桓僖之廟災當日所爲多聞而震矜之者皆在陳事故陳大

宰以爲問屬吳似尤不若陳縱多能不指上數事集註亦不當遺或陳二字可知也

皇清經解卷二十一終

閻徵君四書釋地續

杭州姚禮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庚申補刊

